

五 流沙象女人，狡猾又奸诈

他感到他进入水中，在他脚下不再是石块路而是淤泥了。

有时在布列塔尼或苏格兰的某些海滨，一个人，一个旅行者或一个渔民，退潮后在沙滩上走，远离海岸，他忽然发觉几分钟以来他的行走有点困难了。海滩在他脚下就象沥青一样，鞋底粘在上面，这已不是沙粒，而是粘胶了。沙滩完全是干的，但每走一步，当提起双脚时，留下的脚印就灌满了水，尽管如此眼睛却见不到一点变化，辽阔的海滨匀净而安宁，看起来沙滩到处都一个样，无法辨别坚实的和下陷的土地。成群欢乐的海蜃虫继续在行人脚上乱蹦。人继续向前，朝陆地走去，尽力走近海岸。他没有什么不安，有什么可担心呢？不过他已感到，似乎每走一步脚上都增加了重负。忽然他陷了下去。陷下二三寸。他走的路显然不对，于是他停下来另找方向。突然间他朝脚上一看，脚已看不见了。原来沙已把脚埋上。他把脚从沙里拔出，想往回走，他向后转，但陷得更深。沙到了踝骨，他拔出来朝左蹦，沙到了小腿，他朝右蹦，沙到了膝下。于是他变得无可名状地惊恐起来，意识到他已被围困在流沙之中，在他下面是人不能走、鱼不能游的恐怖地带。他如有重负则需扔掉，就象遇难的船卸去一切一样，但也已经太迟了，沙已过了他的膝盖。

他叫喊着，摇着他的帽子或手帕，他越陷越深；如果海滩上没有别人，如果离陆地太远，如果这个流沙层是出名的险恶，如果近处没有勇敢的人，那就完了，他就一定陷入流沙之中，一定遭到这种惊心动魄的埋葬，这是漫长的、必然的、毫不容情的，得历时数小时，没完没了，无法延迟也无法加速，当你自由自在地站着十分健康时，它就把你逮住了，它拖着你的脚，你每次试图用力挣扎，每次出声喊叫，就使你更陷落一点，好象在用加倍的搂抱来惩罚你的抗拒，就这样，一个人慢慢地沉入地下，还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望着天边、树木、葱翠的田野、平原上村庄里冒着的烟、海上的船帆、又飞又唱的鸟儿、太阳和碧空。陷入流沙，也就是坟墓变成海潮，并从地下升到一个活人跟前。每分钟都在进行毫不容情的埋葬。这个可怜人试图坐着、躺下、爬行，一切动作都在埋葬他；他又竖起身来，又沉下去。他感到在被淹没；他吼叫、哀告、向行云呼喊，扭着双臂，他绝望了。此刻流沙已到腹部，流沙又到了胸部，他只剩下上半身了。他伸出双手，狂怒地呻吟，手指痉挛地捏住沙，企图抓住这沙土不往下沉，用手肘撑住，想摆脱这软套子，疯狂地呜咽着；沙在上升。沙到了肩部，到了颈部，现在只看见面部了。嘴在叫喊，沙把它填满，没声了。眼睛还注视着，沙使它们闭上，黑夜。然后额部在下沉，一束头发在沙上颤抖，一只手伸出来，穿过沙面，摇摆，挥动，接着见不到了。一个人凄惨地消失了。

有时骑士和马一同陷下去，有时赶大车的人和车子一同陷下去，全部沉没在沙滩下。这是在别处而不是在水中翻了船，这是土地淹没了人。这种土地，被海洋浸透了，成为陷阱，它象原野一样呈现着，象波涛一样伸展着。这深渊具有这一类的欺诈。

这种阴郁的意外之灾，可能常常发生在这一带或那一带海滨，也可能发生在三十年前巴黎的阴渠中。

在一八三三年动工的重要工程以前，巴黎的地下沟道时常会突然塌陷。

水渗入某些特别容易碎的地下层，无论是老沟中那种铺了底的，或象新沟中那样浇上水硬石灰的混凝土，它一旦失去支撑就弯曲了。在这种地上，一条折就是一道裂缝，一道裂缝就能引起崩塌。沟道可以下陷一长段。这种裂缝，深渊中污泥的龟裂，专门名词称之为地陷。地陷是什么？是海滨流沙突然进入地下，是一条阴沟里的圣米歇尔山的沙滩。土地浸湿以后象已溶解，它的所有分子都处于稀软的状态中，它已不是土地，但也不是水，有时还很深。人遇此情况遭遇极其凶险。如果水占优势，将出现淹没现象，人便迅速死亡，如泥占优势，死亡便缓慢，这就是下陷。

我们能去想象这种死亡吗？如果说海滩上的沉陷是可怕的，那在沟渠中又将如何呢？这在旷野里不能比，在光天化日之下，丽日当空，碧空万里，众多的音响，行云下满是生命，远处的小船，各种希望，可能有的过路人，直至最后一刻还可能有得救的希望；但在这里则远远不是这样，这里有的是耳聋眼瞎，有黑色的拱顶和已完工的墓穴，去死在有覆盖的泥沼中，被污秽慢慢地窒息，在石槌中污泥伸爪扼颈，临终时含着恶臭咽气，污泥替代沙粒，硫化氢替代飓风，垃圾替代海洋！呼叫，咬牙，扭捩肢体，挣扎，临终喘息，而在你头

上的大城市却一无所闻！

这样死去是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死亡有时由于有着一定程度的可怕的崇高，因而弥补了它残酷的一面，在遭难的船中，人可能有伟大的表现；在火里也象在水里一样，非常好的表现也可能出现；人在殉难时变了样。但这儿就不行。这种死是不清洁的。这样断气是耻辱的，最后飘浮着的幻影是卑贱的。污泥是耻辱的同义词。这是渺小的，丑陋的，可耻的。死在芳香甘美的葡萄酒大木桶中，象克拉朗斯^①那样，这还可以；如果死在清道夫的垃圾坑中，如艾斯古勃洛，那就太可怕了，在里面挣扎是极丑的，临终时还在粘泥中打滚。这里已暗如地狱，污泥成塘，垂死者不知他将变成鬼还是变成癞蛤蟆。

^①克拉朗斯（Clarence），公爵，英王爱德华四世之弟，由于背叛被处死刑，他要求淹死在葡萄酒桶中。

在别的地方坟墓是阴惨的，而这里它是畸形的。

地陷的深度、长度和密度随着地下层的土质的好坏而变化不一，有时塌下三四尺，有时八尺或十尺；有时深不见底。淤泥在这儿差不多已变硬了，而在那儿则又几乎还是液体状态，在吕尼埃地陷消灭一个人要一整天，而在菲利波泥坑，五分钟就可吞没一个人。淤泥的负重程度因它的密度而变。一个孩子可以逃脱的地方，成人就要丧生。人要得救，第一个条件就是扔掉一切负荷。丢掉工具袋，或是背筐或提篮，这就是任何一个通阴渠的工人，当他感到脚下的地下陷时第一件要做的事。

地陷有各种原因：土壤的易碎性；在人力所不能及的地下出现的崩塌；夏季的暴雨；冬季连绵不断的雨水；长期的毛毛雨。有时一块泥灰地或沙土地周围的房屋的重量压在地下沟廊的拱顶上，使它变形，或者沟底在这一重压下折裂。一世纪以前先贤祠的下陷，就这样堵塞了圣热纳维埃夫山上一部分的沟管。当一条阴沟在房屋的压力下坍塌时，在某些情况下这类混乱的情况在上面的反映就是街心出现一条锯齿形裂缝，这条裂缝出现在整段开裂的沟顶上面，此时情况显然不妙，所以抢修还能及时。但有时内部的毁坏在外面没有显露痕迹，在这种情况下，阴渠的清道夫就要遭灾。他们毫无提防地进入通了底的沟，就可能在那里送命。据旧时档案记载，好几个挖井工人就这样埋在陷下去的地里。他们提到了好几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叫勃雷士·布脱兰的阴沟清道夫陷入了卡莱姆一卜勒纳街下面崩塌的沟渠中。这个勃雷士·布脱兰就是一七八五年取消的圣婴公墓最后一个埋葬工人尼古拉·布脱兰的兄弟。

还有一个是我们已谈到过的年轻俊美的艾斯古勃洛子爵，莱里达围城战时的英雄之一，他们攻城时，穿着丝袜，用小提琴开路。艾斯古勃洛有一天晚上正在他的表妹苏蒂公爵夫人处，忽然有人来了，为了避开公爵，他隐藏在博特莱伊阴沟的洼地里面被淹死了。苏蒂夫人听到别人向她叙述这一死亡时，便要她的香水瓶来尽量闻醒盐，以致连哭泣都忘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经得起考验的爱情，污泥已把它扑灭了。海洛拒绝擦洗利安得^①的尸体，蒂丝白在比拉姆^②前面捏着鼻孔还说：“呸！”

^①利安得（Léandre），希腊青年，与美神阿佛罗狄忒的女祭司海洛（Héro）相爱，后淹死在赫来斯篷（今达达尼尔海峡）附近。

^②比拉姆（Pyrame），巴比伦青年，与蒂丝白（Thisbe）相爱。一日蒂丝白被狮追逐，慌忙中掉下丝巾逃脱。比拉姆见纱巾，疑蒂丝白已死，遂自杀。蒂丝白知比拉姆为己而死，也自杀殉情。

youth整理校对

